

<<大淖记事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大淖记事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6058620

10位ISBN编号：7536058624

出版时间：2010-3

出版时间：花城出版社

作者：汪曾祺

页数：151

字数：12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大淖记事>>

前言

在中国，“小说”一词使用已久，最早见于《庄子》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是“小说家者流，盖出于稗官；街谈巷语，道听涂说之所造也”。

小说的雏形是神话传说的简略记录，后来发展到《搜神记》一类志怪小说和《世说新语》一类志人小说，结构都很简单。

及至出现唐人传奇，宋元话本，小说乃由粗具梗概变得枝繁叶茂起来。

鲁迅指出：“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”，就是说，小说创作的自觉意识直到这时方始建立，结果是：小说有了中篇的规模，题材有所拓展，最突出的是情节性大大加强，而语言也趋于通俗，更富于表现力。

明初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的制作，标志着古典小说趋向成熟；随着清代《红楼梦》的出现，达致巅峰状态。

盛极而衰，紧接着，变革时代也就适时而至了。

<<大淖记事>>

内容概要

本书收入了著名作家汪曾祺创作于1980年代之后的中短篇小说代表作共5篇，包括《大淖记事》、《受戒》、《陈小手》等。

《大淖记事》和《受戒》均是以20世纪30年代作者苏北故乡为背景的乡土小说，前者讲述小锡匠十一子同挑夫的女儿巧云的爱情故事，后者描写一个小和尚和一个叫小英子的小姑娘的初恋。小说以散文的笔调，极富诗情地展现了苏北乡村的田园风光和人情风俗，在浑朴自然、清淡委婉之中，满溢和谐的意趣。

汪曾祺自称是“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者”。

他笔下那些带有民俗风情的小说，撇开了政治生活的宏伟叙事，把一种久违的民族传统文化传统注入当代中国，对新时期小说的影响十分深远。

<<大淖记事>>

作者简介

汪曾祺(1920—1997)，江苏高邮人。

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，从杨振声、闻一多、朱自清诸先生学习，是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。

曾任中学国文教员、历史博物馆职员。

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北京市文联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，编过《北京文艺》、《说说唱唱》、《民间文

<<大淖记事>>

书籍目录

大淖记事 受戒 陈小手 晚饭后的故事 小芳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 《大淖记事》是怎样写出来的 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 来自生活的诗和美 汪曾祺小说的当代意义 汪曾祺年表

<<大淖记事>>

章节摘录

这地方的地名很奇怪，叫做大淖。
全县没有几个人认得这个淖字。
县境之内，也再没有别的叫做什么淖的地方。
据说这是蒙古话。
那么这地名大概是元朝留下的。
元朝以前这地方有没有，叫做什么，就无从查考了。
淖，是一片大水。
说是湖泊，似还不够，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，春夏水盛时，是颇为浩淼的。
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。
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。
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。
春初水暖，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菱蒿，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。
夏天，茅草、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，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。
秋天，全都枯黄了，就被人割去，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。
冬天，下雪，这里总比别处先白。
化雪的时候，也比别处化得慢。
河水解冻了，发绿了，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。
这条沙洲是两条河水的分界处。
从淖里坐船沿沙洲西面北行，可以看到高阜上的几家炕房。
绿柳丛中，露出雪白的粉墙，黑漆大书四个字：“鸡鸭炕房”，非常显眼。
炕房门外，照例都有一块小小土坪，有几个人坐在树桩上负曝闲谈。
不时有人从门里挑出一副很大的扁圆的竹笼，笼口络着绳网，里面是松花黄色的，毛茸茸，挨挨挤挤，啾啾乱叫的小鸡小鸭。
南沙洲往东，要经过一座浆坊。
浆是浆衣服用的。
这里的人，衣服被里洗过后，都要浆一浆。
浆过的衣服，穿在身上沙沙作响。
浆是芡实水磨，加一点明矾，澄去水分，晒干而成。
这东西是不值什么钱的。
一大盆衣被，只要到杂货店花两三个铜板，买一小块，用热水冲开，就足够用了。
但是全县浆粉都由这家供应（这东西是家家用得着的），所以规模也不算小了。
浆坊有四五个师傅忙碌着。
喂着两头毛驴，轮流上磨。
浆坊门外，有一片平场，太阳好的时候，每天晒着浆块，白得叫人眼睛都睁不开。
炕房、浆坊附近还有几家买卖荸荠、茨菰、菱角、鲜藕的鲜货行，集散鱼蟹的鱼行和收购青草的草行。
过了炕房和浆坊，就都是田畴麦垅，牛棚水车，人家的墙上贴着黑黄色的牛屎粑粑，——牛粪和水，拍成饼状，直径半尺，整齐地贴在墙上晾干，作燃料，已经完全是农村的景色了。
由大淖北去，可至北乡各村。
东去可至一沟、二沟、三垛，直达邻县兴化。
大淖的南岸，有一座漆成绿色的木板房，房顶，地面，都是木板的。
这原是一个轮船公司。
靠外手是候船的休息室。
往里去，临水，就是码头。
源来曾有一只小轮船，往来本城和兴化，隔日一班，单日开走，双日返回。

<<大淖记事>>

小轮船漆得花花绿绿的，飘着万国旗，机器突突地响，烟筒冒着黑烟，装货、卸货，上客、下客，也有卖牛肉、高粱酒、花生瓜子、芝麻灌香糖的小贩，吆吆喝喝，是热闹过一阵的。后来因为公司赔了本，股东无意继续经营，就卖船停业了。

这间木板房子倒没有拆去。

现在里面空荡荡、冷清清，只有附近的野孩子到候船室来唱戏玩，棍棍棒棒，乱打一气；域到码头上比赛撒尿。

七八个小家伙，齐齐地站成一排，把一泡泡骚碌哗哗地撒到水里，看谁尿得最远。

大淖指的是这片水，也指水边的陆地。

这里是城区和乡下的交界处。

从轮船公司往南，穿过一条深巷，就是北门外东大街了。

坐在大淖的水边，可以听到远远地一阵一阵朦朦胧胧的市声，但是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。

这里没有一家店铺。

这里的颜色、声音、气味和街里不一样。

这里的人电不一样。

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的风俗，他们的是非标准、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“子曰”的人完全不同。

由轮船公司往东往西，各距一箭之遥，有两丛住户人家。

这两丛人家，也是互不相同的，各是各乡风。

西边是几排错错落落的低矮的瓦屋。

这里住的是做小生意的。

他们大都不是本地人，是从下河一带，兴化、泰州、东台等处来的客户。

卖紫萝卜的（紫萝卜是比荸荠略大的扁圆形的萝卜，外皮染成深蓝紫色，极甜脆），卖风菱的（风菱是很大的两角的菱角，壳极硬），卖山里红的，卖熟藕（藕孔里塞了糯米煮熟）的。

还有一个从宝应来的卖眼镜的，一个从杭州来的卖天竺筷的。

他们像一些候鸟，来去都有定时。

来时，向相熟的人家租一间半间屋子，住上一阵，有的住得长一些，有的短一些，到生意做完，就走了。

他们都是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

吃罢早饭，各自背着、扛着、挎着、举着自己的货色，用不同的乡音，不同的腔调，吟唱吆唤着上街了。

到太阳落山，又都像鸟似的回到自己的窝里。

于是从这些低矮的屋檐下就都飘出带点甜味而又呛人的炊烟（所烧的柴草都是半干不湿的）。

他们做的都是小本生意，赚钱不大。

因为是在客边，对人很和气，凡事忍让，所以这一带平常总是安安静静的，很少有吵嘴打架的事情发生。

这里还住着二十来个锡匠，都是兴化帮。

这地方兴用锡器，家家都有几件锡制的家伙。

香炉、蜡台、痰盂、茶叶罐、水壶、茶壶、酒壶，甚至尿壶，都是锡的。

嫁闺女时都要陪送一套锡器。

最少也要有两个能容四五升米的大锡罐，摆在柜顶上，否则就不成其为嫁妆。

出阁的闺女生了孩子，娘家要送两大罐糯米粥（另外还要有两只老母鸡，一百鸡蛋），装粥用的就是娘柜顶上的这两个锡罐。

因此，二十来个锡匠并不显多。

锡匠的手艺不算费事，所用的家什也较简单。

一副锡匠担子，一头是风箱，绳系里夹着几块锡板；一头是炭炉和两块二尺见方、一面裱着好几层表芯纸的方砖。

锡器是打出来的，不是铸出来的。

<<大淖记事>>

人家叫锡匠来打锡器，一般都是自己备料，——把几件残旧的锡器回炉重打。

锡匠在人家门道里或是街边空地上，支起担子，拉动风箱，在锅里把旧锡化成锡水，——锡的熔点很低，不大一会就化了；然后把两块方砖对合着（裱纸的一面朝里），在两砖之间压一条绳子，绳子按照要打的锡器圈成近似的形状，绳头留在砖外，把锡水由绳口倾倒过去，两砖一压，就成了锡片；然后，用一个大剪子剪剪，焊好接口，用一个木槌在铁砧上敲敲打打，大约一两顿饭工夫就成型了。

锡是软的，打锡器不像打铜器那样费劲，也不那样吵人。

粗使的锡器，就这样就能交活。

若是细巧的，就还要用刮刀刮一遍，用砂纸打一打，用竹节草（这种草中药店有卖的）磨得锃亮。

这一帮锡匠很讲义气。

他们扶持疾苦，互通有无，从不抢生意。

若是合伙做活，工钱也分得很公道。

这帮锡匠有一个头领，是个老锡匠，他说话没有人不听。

老锡匠人很耿直，对其余的锡匠（不是他的晚辈就是他的徒弟）管教得很紧。

他不许他们赌钱喝酒；嘱咐他们出外做活，要童叟无欺，手脚要干净；不许和妇道嬉皮笑脸。

他教他们不要怕事，也绝不要惹事。

除了上市应活，平常不让到处闲游乱窜。

<<大淖记事>>

编辑推荐

汪曾祺以故乡高邮为背景创作的“乡土系列”小说，洋溢着和谐清新之美，处处充满了对健康美丽人性的描绘。

他以优雅散淡的笔触，灵敏细致地挖掘平民生活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，在平凡中折射出人生哲理。他的小说从容平淡，给人一种“不可言说的温爱”，就像一幅幅生动活法的画，是一个爱与美的世界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